

开始的时候

謝 竟 成 著

此盒到一条狹



內 容 說 明

这部中篇小说叙述一个农业社开始组织的时候，当地一个平时以“好好先生”自命曾经当过伪保长的反动富农，对农业社展开了一连串的抵抗。他挑拨农民与农业社的关系，阻挠抗旱工作，把动摇的小知识分子拉过去跟着他走。当他这种阴谋完全破灭的时候，他又幻想要完蛋，大家一同完蛋，施展出最毒辣的手段，作最后一次的挣扎。但结果这个反动富农完蛋了，农业社却大踏步地前进了。小说比较有力地描绘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，农村阶级矛盾的复杂性。

开 始 的 时 候

謝竟成著 毓繼明插画

封面設計：刘栖梅

*

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香厂胡同73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067号

盛文堂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经售

*

篇号(文)0201 开本787×1092 1/32

印张4.5/8 插页7 字数111,000

1957年4月第一版 1957年4月第一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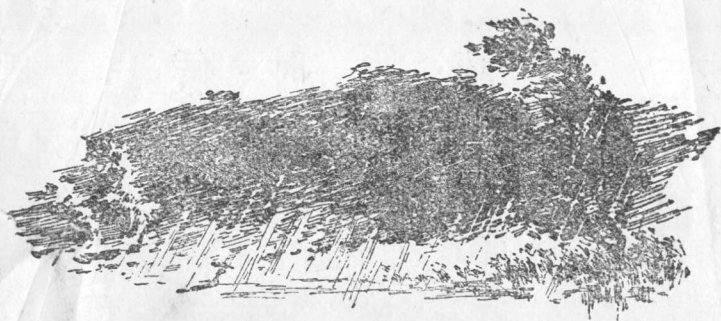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：1—11,000

统一书号：T10023·178

定价：(5) 四角

开 始 的 时 候

謝 竟 成 著



第一部

八月，這一帶老是下着忽大忽小的秋雨：大起來天就好像雨下來一樣；天空里黑雲翻翻滾滾，野馬似的奔馳着；山地裂的雷聲，在頭上滾動着，爆炸着；間或，閃起兩道刺眼電光，划破了長空的黑暗，但隨即就消逝了；大雨像瓢潑似的，嘩嘩的倒下來，打得人睜不開眼；遠處，那高聳入雲的大別山，隱隱約約的像個黑點子；近處，那稀稀落落的小村莊，也隱入茫茫的雨霧中去了。

就在這個風雨交加的下午，富農王家財，領着他的女兒王玉花，小兒子王玉木，冒着風雨在搶割稻子。這片稻子大約有十幾畝，緊靠着大山河的邊沿，細細的軟弱的稻稈子，被風雨打得東倒西歪，亂七八糟的躺在田里，有的上面沾滿污泥，有的已經發出長長的白芽。……

王家財心里痛得像刀絞，仔細地慢慢地扶起稻子，一棵一棵的割着。狂風吹得他身上的蓑衣亂翻，雨水從他的頭上向下淋着，淋得他像個水鬼似的。可是他一點也不在乎，他整個的身心都集中到稻子上面去了。他不時的用手揩着小眼睛，狂怒地瞪着他的兒子，罵道：

“婊子養的！你怎麼又不割啦！你究竟是少爺還是什麼？”

王家財今年已經四十出頭，可是看起來却很年輕，紅紅的胖胖的臉上，一年到頭油光光的，既沒有胡子，也沒有汗毛。突出的額角下面，一對小眼睛閃閃發光，盯人的時候連眼也不眨一下。

今天，他的脾氣很大，動不動就想罵人。他的小眼睛露出凶光，不時的抬起頭來，惡狠狠地向互助組的田里望着。互助組的田和他的田是鄰居，稻子已經割掉了，搭起來幾百個竹架子，一捆一捆的稻把子架在上面，雨水簌簌的向下淋着。這樣不但能淋干雨水，就是再下幾天大雨，它也發不了芽！

王家財忽然嘆了一口氣，又彎下腰來割稻。可是割了幾棵，他又抬起頭來，這一次他不是望着互助組的田，而是望着村上，並且咬着牙罵道：

“婊子養的，就憑你這個孬種，也敢同老子耍花槍！”

小玉木跟在他的後面，嚇了一大跳，鐮刀幾乎從手中掉下來。可是一看到他老是望着村上，沒有回頭，就放心地鬆了口氣，把舌頭一伸，低低地問：

“姐姐，爸爸罵誰呀？”

王玉花把辮子向後一甩，把斗篷向前一拉，氣憤憤地回答：

“罵那個混蛋王本清！長工，長工！長工就不來割稻，把我們都累死了。”

小玉木不服气的反駁她：“他老婆在害病呀！”

王玉花气得指头一伸，險些戳到弟弟的臉上。

“你知道什么呀！去年他老婆害病，害得比现在还凶，他还不請假呢！现在还不是村上要成立农業社，他的腰杆子硬起来啦！”

小玉木不耐煩地听着姐姐的話，一面抖着身上的雨水，一面盯着前面。突然，他看見爸爸身子一动，好像要轉过来，就吓了一大跳，赶紧搗了姐姐一下。兩個人迅速地弯下腰，拚命的割着稻子。

这时候，狂風忽然停止了，雷也不响了，电也不閃了，黑云分散开来，露出灰色的云層，飄着蒙蒙的細雨。細雨好像一团白霧，在微風中飞舞着，打在人的臉上，帶着一絲絲的凉意。

王玉花喘息着，高兴地望着天空，突然把斗篷摘下来，向田埂上抛去。这时候，她太累了，再也沒有力气割了。她像个小偷似的，輕輕地放下鐮刀，直起腰来，盯着爸爸的背影。突然，好像鬼使神差似的，她一口气还没有喘过来，就听到一个熟悉的悅耳的口哨。这一声口哨使得她滿臉通紅，心怦怦地跳着。她急得顫起脚尖，四面張望着，于是，她看見了那棵高耸入云的大樺树。

“什么东西响呀？”小玉木停住刀，奇怪地問。

“噓！別嚷！”王玉花害怕地搖着手說。“爸爸听見就不得了！”

接着又是一声口哨。这一声口哨听得更清楚：是从大樺树底下飞出来的。王玉花急得看着小玉木，小声說：

“我肚子痛……”

小玉木忽然明白了，向姐姐做了一个鬼臉，嘻皮笑臉地說：

“我知道啦！嘻嘻，一定是他……”

王玉花紅着臉，急得用手指着爸爸，小玉木便把嘴閉住了，向她搖搖手，拍拍胸口，王玉花便悄悄地，鑽入稻叢中不見了。

二

吹口哨的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。

这个青年名叫賈文新。他撐着一把雨傘，穿着一套學生裝。這套學生裝已經褪了色，是他在初中讀書的時候穿的，回到農村以後，為了表示他是個中學生，他還是一年到頭的把它穿着。尤其是開會的時候，他把它弄得筆挺的，背着雙手，慢慢地，在會場上走來走去。用一種優越的眼光打量着人，同他們點頭，微笑……

他的家庭是個中農，只有母子兩個人，父親是在他退學那一年死的。據他說：他退學的原因完全在於他父親的死，要是父親能活着，他母親絕不會逼着他回家來種田的。可是事實上，這僅僅是原因之一。原因之二是因為他大考老不及格，在初二蹲了兩年，第三年，再不好意思蹲下去了。於是，他乘着他父親的死，正大光



明的背着行李，流着泪回到家里来。

这几年，他算是参加了农业生产。虽然干活的时间不多，可是群众愿意原谅他，因为他对地方上的政权工作特别积极。他能说会讲，会写会算，读书看报，道理懂得比谁都多，一讲起来就是呱呱的一大套。群众虽然不容易听懂，但嘴上却很佩服他：

“看人家本事多大，到底是中学生……”

于是，他被选为副村长了。他心里非常高兴，工作就更加积极。上级曾经表扬他两次，去年，他又参加了党，并担任了武大庄的团支部书记。接着，他又同王玉花谈上了恋爱。王玉花是他小学时候的同学，现在又是夜校的优等生，这真是“龙配龙，凤配凤”，生活越来越称心。同时他又听到了一个秘密消息：区委准备提拔他脱离生产工作。他高兴得几乎发了狂，整天做着甜蜜的好梦。

“真好，真妙！”他得意地想。“这比读书好得多，不费事的就爬上来了！……”

可是好梦不长，正在这时候，一个负过三次伤的荣誉军人武明强，光荣的复员回来了。这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，他和贾文新不同：讲话的时候少，工作的时候多。领导上重视他，群众也爱戴他；党决定他为乡支部副书记兼武大庄的党小组长，群众选举他为武大庄的村长。从这个时候起，贾文新的情绪忽然变了——变得一落千丈，就好像受到谁的打击一样。也不知道他是怎样想的，居然觉得武明强是后来居上，简直就是爬到了他的头上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同时，他觉得党和群众也都好像变了，他们有事全都找武明强，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。尤其是这次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，他隐隐约约地觉得：社长一定又是武明强，他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。因此他伤心透了，“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！”只有赶快脱离生产，离开这个

地方。可是这时候又来了一个更大的打击：他过去听到的那个秘密消息，已经成为泡影了。区委最近根本没有打算提拔他，那只是一个無中生有的小广播。于是，他觉得自己是没有出路了，灰心丧气地想：“完啦！……”又轉念一想：“唉！何必自寻苦惱呢？人生在世，还不就是这回事嗎！”

这样一想，他就把全部精力集中到恋爱上。他同王玉花打得火热，一时一刻也离不开，白天黑夜的在一塊鬧，鬧得全村都知道了。消息傳进武明强的耳朵，便找他談了一次話：要他注意党在群众中的影响，尤其是在組織农業生产合作社的时候，防止給富农鑽了空子……这些話，他都听下来了。既沒有点头，也沒有反抗，只是在心里想：

“哼！你凭什么資格管我！”

走出大門的时候，他迅速地做了一个决定：秋收一結束就結婚。

当天晚上，他就把他的决定跟王玉花談了。可是非常奇怪：王玉花听了不但沒有同意，反而伤心地哭泣起来，眼泪大顆大顆的挂在睫毛上。

“我爸爸不答应，”王玉花抽抽噎噎地說。“他恨你們……”

“恨我？”賈文新吃惊地問。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恨你是党员，……”

“别胡扯啦！党员有什么不好？党员的权力最大！”

賈文新清清楚楚的知道：王家財是一个很厉害的人。他和武明强不一样：武明强管不住他小組里的党员，王家財却能管住他的女兒。这件事情可算是糟糕透了：要是这唯一的安慰被人打破，他怎么能够活下去呢？

賈文新急得几乎發了瘋。王家財为什么恨他，他心里完全知道。前年，他在村上办了一个互助組，这个互助組把王家財

的長工吸收进来了。这件事情使得王家財非常仇視，一見到他，总是气虎虎的。那时候，賈文新正在得意的时候，又沒有同王玉花談上恋爱，所以他一点也不在乎。可是現在，这个问题严重起来了。怎么办呢？难道还能去向他賠罪嗎？

这几个月来，賈文新熬干了眼皮，絞尽了腦汁，白天黑夜的想着办法。可是一点办法也沒有想出来，情况反而更加严重了：由于組織农業社，党小組又决定动员王本清入社。王本清是王家財現在的唯一長工，要是他入了社，王家財保險会發瘋的。这个决定賈文新虽然不敢反对，可是心里却很惊慌。他想：

“糟糕！他又要怪我……”

今天中午，当武明强兴奋地告訴他王本清已經决定入社的时候，他就沉不住气了。他觉得：他應該把这件事情告訴王玉花，叫她向她爸爸解釋一下，以免發生誤会。这就是他为什么冒着風雨跑到这儿来的原因。

他焦急地向远处望着，突然，小田埂上出現了一个人，跑着，她那熟悉的身影越来越清楚了。

“当心，別跑跌倒啦！”

他关心地想着，可是忽然一溜嘴，竟然大声喊了出来。他把雨傘拋在地上，也不管头上淋雨，也不怕脚下爛泥，飞快的迎上前去，一把抓住她的手，急促地說：

“玉花，告訴你：王本清入社了……”

王玉花喘着气，心怦怦地跳着。本来是兴奋的跳动，現在是惊慌的猛烈的蹦起来了，臉色也由紅变白，呆呆地望着賈文新，害怕地說：

“媽呀，这不得了！爸爸一听就要瘋啦！”

她失望地掙脫了賈文新的手，眼圈一紅，泪珠掉下来了。賈文新也跟着难过起来，輕輕地嘆了一口气。

“玉花，你要想办法劝劝他……”

“你还說劝呢，他一定更恨你……”

“他为什么又要恨我？”賈文新焦急地說。“玉花，你知道，这次王本清入社，根本就不是我动員的，我还願意跟你爸爸作对嗎？我来就是想叫你解釋一下……”

“解釋不解釋，人家已經入社啦！”王玉花难过地說。
“現在可怎么办呢？”

她忽然背过身去，小声地哭起来了。哭得賈文新心如乱麻，急得扳着她的肩头劝道：

“玉花，不要哭，应该想办法……”

他本来想說“应该想办法劝劝你爸爸”，可是話沒有說完，王玉花誤会了他的意思了。她連忙轉过身来，揩着眼泪急急地問：

“想办法？文新，你有办法想嗎？”

賈文新猛的吃了一大惊，他可沒有想到这个，一时弄呆了，半天沒有答上話来。他为难地望着王玉花，急得直抓头皮，把头都抓痛了。

三

武大庄附近几十里，誰都知道“好好先生”这个名字。“好好先生”是王家財的雅号，是他当伪保長的时候叫出来的。原因就是因为他好叫苦，見到人总是說：

“唉！苦差使，真是苦差使！既耽誤工夫，又沒有好处，而且还要挨人罵！”

他从来沒有当面得罪过人，抓丁要款也不露头。他的保丁虽然如狼似虎，但“閻王好見，小鬼难逃”，群众找到他保長面前，他就唉声嘆气，無限同情地說：

“唉！这个熊年头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上司的命令啊！”

他的薪金每月四石米，此外还能找点“零財”，可是他却喊叫生活困难。事实上，他的田却由十亩漲到二十亩，漲到三十二亩。有一次，一个調皮搗蛋的家伙，故意跑到他家东張西望，驚訝地問：

“哎呀，王保長，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”

“有什么办法呢？反正是結結巴巴的……”

“傻瓜，想法子撈一把嘛！”

“老兄，你还不知道我是个‘好好先生’，搞得过誰呵！”

那个人摇摇头笑着走了。接着，他的雅号也就傳开了。

一九四七年，我們游击队在这个地方展开了活动。有一天晚上，来了兩支短槍把他“請”去，小小的警告了他一下：要把指甲剪短些^①，不要笑里藏刀。他听了吓得头皮發麻，几夜沒有睡着覺，赶快下了保長，雇两个長工种起田来。他这个保長本来是个賺錢的好差使，可是現在被打掉了，他帶着深深的仇恨咀咒着我們的游击队，希望他們赶快复灭！可是我們的游击队就跟草原上的火星一样，隨風呼嘯，一眨眼就燒紅了半个天。紧接着，平地一声春雷，这个地方解放了。

解放以后，他怀着無可奈何的心情，把仇恨埋藏在心中。他裝得像个老好人似的，一天到晚縮在田里，拚命地干着活。一九五〇年，这个地方进行土地改革，他害怕得要死，生怕把他划为地主。有一天，一个也当过伪保長的惡霸地主，在这个地方被槍斃了。那时候，他的臉色突然發紫，他把手放在衣袋里，紧紧地握住一把鋒利的短刀。

“要是我也被划成地主，我就跟他們拚了！”他这样想着。

① 指甲長就是專搞人家的錢。

因为他参加田间的主要劳动，结果他被划为富农。从那个时候起，他才把那把短刀藏起来了。

这几年来，他警惕地经营着他的田产，他起早摸黑的干活，他想尽一切办法笼络他的长工，他的田总是做得肥肥的，每年最少要收一百多担稻子。他偷偷的背着政府放高利贷，利钱总比别人少一点，“放长线，钓大鱼”，这样不容易伤人心，因此政府也就不会知道。他越过越贪心，稻子越多他越想多，渐渐的，他觉得自己太辛苦了，不能再跟着长工一样的干活了。于是，他决定雇第三个长工。但就在这时候，村上第一个互助组出现了，那个刚刚雇定了的长工，忽然翻脸不干了——参加互助组去了。这给王家财一个不小的打击，他觉得互助组是有意跟他捣蛋，非常痛恨当时的互助组组长贾文新。可是，使他非常伤脑筋的是，他越痛恨互助组，互助组就越来越多。紧接着，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在邻村出现了。这个农业社给了他更大的打击，成立还不到三个月，他的最得力的长工大力士也被它吸引走了，并且成为农业社里一个有名的生产队长。

现在，村上又要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。他又气又急又怕，整天的注视着王本清的行动，常常在他面前笑着说：

“本清，这两天累了吧？休息一天！”

“本清，说真的，你对我有沒有意見？我們是嫡亲叔侄，什么話不好說呢？說吧，說吧！”

吃饭的时候，他破例的拿出老陈酒，跟王本清一塊喝着，又是談天，又是說笑，打量着王本清的臉色。可是王本清冷冷的，只顧低着头吃菜，什么話也不說。这时候，他恨不得用鉄鉗撬开他的嘴，鑽到他的心里看看。前几天，老天下着大雨，全村都在搶割稻子，可是王本清的老婆忽然病了。这使得王家财滿头生火，真想跳起来大罵一頓，可是他咬咬牙忍住了。他

一面望着快要發芽的稻子，一面拚命的压制自己，心痛地想：

“唉！忍一忍，忍一忍，讓他三天吧！不，兩天……”

他勉強地笑着，好像非常熱情似的，催促王本清回去了。可是王本清一走，他又咒罵起來，咬牙切齒地說：

“婊子養的，現在就好像真是他們的天下啦！”

兩天過去了，王本清還是沒有回來，他就罵得更厲害了。同時心里也非常恐慌，害怕得不得了。他想：

“天哪！別是出了什么事吧？”

果然，他的猜想現在被証實了。他望着泪流滿面的王玉花，沒有讓她把話說完，就像瘋了似的跳起來，鑊刀一摔几丈遠，拚命向村上跑去。

這時候雨又下大了，狂風怒吼着，巨雷滾動着，大雨点箭也似的射下來，猛烈地打在他的臉上。他一連摔了几跤，弄得遍身是泥，眼睛和鼻子都分不清了。

他不顧一切地跑着、跑着，跑到一棵大樹下，忽然心里一驚，一把抓住樹干站住了。

“瘋啦，瘋啦！”他敲着自己的頭想。“我去跟他打架嗎？那個幫我說話啊！”

這時候，隱藏在他心中的那種仇恨，又像火山一樣的爆發出來了。他想起了他的過去，也更深刻地認識到了他的現在。過去他王家財是一個“人上人”，屌屎都要占上風，那個不跟在他的後面捧着他，那個不順着他的嘴講話？只要王保長說一聲“好”，大家就會鼓起掌來，要是王保長對你不滿意，你不死也要脫層皮。可是現在，這種日子那里去了？他王家財忽然變成了一個“人下人”，不！簡直就是被踹在腳底下的人。他見到干部不敢說話，做事情總是偷偷摸摸的，整天提心吊膽，生怕被人識破；他見到三歲小孩子，也都是面帶笑容，低聲下

气，生怕人說他不老实；他的高利貸不敢再放了，他的長工不願干了，这些“冤枉”都無处去訴，甚至吭都不敢吭一下，难道这种日子还能过得下去嗎？

王家財抓住树干，兩只小眼睛噴着怒火，惡狠狠地瞪着村中間那个大祠堂——村政府办公的地方。忽然，他的手离开树干了，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气，無精打采的向家走去。

他回到家里，呆呆的站了半天，忽然一狠心，拿出二十萬元人民幣^①来。他把錢揣进荷包，急匆匆地走出房門，恰巧碰上了他的老婆。他老婆驚訝地望着他的臉說：

“天哪！你怎么一臉都是泥？”

王家財忽然想起来了：連忙用手摸摸臉，摸了一手爛泥。老婆遞給他一把鏡子，他又气又急，惱羞成怒地罵道：

“婊子养的，你是个死人嗎？还不赶快打盆水来！”

他放下鏡子，气得直搖頭，覺得自己是發了昏了。要是就这样跑去，會讓王本清看出破綻来的。現在最要紧的就是沉着，好像沒有这回事似的，千万不要讓他看透了自己的心思。

四

“哎，哎！怎么又吵起来啦？沒有錢用嗎？”

王家財踩着脚上的爛泥，把雨傘放下，看了王本清一眼，又向他老婆微微一笑，向她的床前走过来。

王本清抱着头，憂愁地看着地下，一动也不动。他坐在迎着窗口的小凳子上。窗外透过来的亮光，淡淡的照着他蒼白而瘦削的臉，胡鬚長得老長，从耳朵根爬到嘴上，好像一个老头子。他老婆靠在床上，連連的咳着，臉上焦黃焦黃，一点血色

^① 人民幣，实指一九五五年幣制改革前的旧幣。本書后面提到的与此相同。

都沒有。這麼個大熱天，她還蓋着被子。也不知是因為冷，還是因為生氣，她的嘴唇顫動着，微微地喘着氣。王家財走到她床前的時候，她急得坐起來了。王家財連忙搖手，親切地說：

“侄媳婦，我特意來看看你。請醫生看過嗎？”

剛才進門的時候，他聽見他們夫妻還在吵架。因為聲音很小，他聽得不太清楚。只聽她說了一句：“你拿什麼還債呵？”根據這一句話，王家財就斷定他們又是為錢吵架，這正適合他的心意。他心里非常高興，所以就故意問了這最後的一句，眼睛緊緊地盯着她。

“承大叔挂念……”王本清老婆的臉忽然紅了，連連的咳嗽起來，眼睛為難地望着王本清，好像在問：“你叫我怎麼回答呢？”

這一眼看得王本清滿臉通紅，心里忽然難過起來，不由自主的嘆了一口氣。他躲開她的眼光，端過來一個凳子，請王家財坐下，然後退到窗口去，把眼睛看着窗外，同時心里在想：

“他來我家幹什麼呢？……他恐怕聽到風聲了，……”他擔心地回過頭來，看了他一眼。只見他滿面笑容地坐着，做出一副關切的样子，大聲地埋怨道：

“我早就知道你們的犟脾氣，有困難為什麼不跟我講呢？難道我們是外人嗎？”頭搖得像貨郎鼓似的，他忽然從衣袋里拿出一疊人民幣來，笑着罵道：“娘的，這是二十萬元，趕快拿去請醫生吧！人生病可不是鬧着玩的！”

王本清吓了一跳，習慣地向他跑去，可是一想又轉回身來，順手拿了一條抹桌布，抹着桌子上的灰塵。

接着，王家財又瞪了王本清一眼，責備地說：“本清，你作事怎麼這樣？侄媳婦病了這麼多天，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。就是大叔手頭沒有現錢，我也会給你想办法呀！”

“大叔，”王本清陪着笑說，“我已經欠你四石米的債了……”

“那有什么关系，”王家財連忙攔住他，大聲說：“你是我的侄子，我是你的叔父，一笔难写两个王字，何況我們还是嫡亲呢！分什么你的我的！”

“是呵，大叔心真好！”本清老婆插上来說。“本清，把錢收下来吧！將來慢慢还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，”王本清急得向她直丢眼色，又轉向王家財說：“大叔，你把錢帶回去吧，明年秋天我还不起呵！”

“这孩子，你看你多迂，”王家財好像很生气似的，“还不起我，大叔还能吃了你嗎？再說，你下半年的工錢还没有支呢！”

他輕輕地透了这么一句，就急忙站起来，拿起雨傘就要走。他不願意把事情公开，更不願意讓王本清回答。只要他們能把錢收下，明天再談判也不迟，反正把柄捉在自己手里，他是逃不脫自己的手心的。

“大叔，請你把錢帶走吧，”王本清慌忙攔住他，几乎是央求地說，“我們現在不要用呢！”

“你嫌我送迟了嗎？”

“不！不！我想……”

突然，他看見王家財头上的青筋暴起，兩只小眼睛通紅，瞪得有点怕人。他吓得把話嚥回去了。

王家財的心猛烈地跳着，臉上的顏色也变了，他想：

“婊子养的！真变啦……”

这时候，他無論如何也耐不住了。他气得把雨傘一抛，好像同人打架似的，逼着王本清喊道：

“你想什么？你想什么？难道你真想下工嗎？”

王本清的老婆吓坏了，急得爬下床来，踉踉蹌蹌的，險些